

“酿秋”中国画作品展广州举行,画家黄浩深分享创作心得:

# “秋是需要酿的,艺术也是,急不得”

秋天不是一下子到来的,金黄的收获,需要酝酿。

2021年,第62届羊城菊会,在广州文化公园如约再至,有满园郁金,有孤丛赛霜,这场延续数十年的广州盛事,如常绽放南国艳阳下。而且,今年,“酿秋——黄浩深中国画作品展”的同步举行,为菊会增添许多文化气息,并成为游客离园后隐隐难忘的哲思留影。

画家本人在展厅中和记者对谈之时,游客穿梭来往,常有人驻足拍照,或不一言只是观看。他们看到了不止秋天,这里是整个季节的流转。

黄浩深说,初初,他接到邀请,就开始思索展览主题,何以展现“秋”?秋不是一下子到来,它是“酿”的一个动态过程,要知秋,须知春。“所以我想了一个‘酿’字,酿秋。美好的事情,有一个形成过程。艺术创作也如是。艺术急不得。”

于是展厅的画作,内容涵盖三四月牡丹和六七月墨荷,中间夹杂五月骤降的“黄金急雨”,然后是主角“秋菊”的紫龙卧雪、朱砂红霜。“当我们提升观察的视角,秋便不再只是秋,它成为四季流转的其中一环,而自然万物遵循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,当我们想‘得到’,我们必须先‘付出’,付出时间去做。艺术急不得。”

他第二次说到这句话后,继续阐发开来,“真正的艺术家,是如何产生的?也许正如秋天硕果,需要前续许多时空的因缘。专业技法、人文素养、哲思体系,这些,需要大量的训练,广泛深厚地阅读;并始终觉察督促自己把对世间事物的看法,置于更高维度的观察视角下。”黄浩深说。

而且,须有情。

展厅中,有优雅的插花盆景,与画作呼应,黄浩深走到一朵盛开至艳丽乃至趋向颓倾的大丽菊前,感慨说,他画了许多自然界的花朵,也不是尽截取其某一刻风貌,而是长久与它们共同度过,甚至从萌芽、抽发、初绽乃至凋谢,他目睹同样的一个生命的演变,于是落笔才能“写”下对方的精神气韵。“否则与摄影有何区别?”

另一幅名为《黄金急雨》的画作,则印证出长久的准备和偶然的天赐良机,是如何激发艺术灵感。“那个五月,我走在海珠区新滘南路,突然迎面看到几树‘黄金急雨’正盛开,这种植物又叫阿勃勒、波斯皂荚,一种落叶大乔木,它开花绝不苟延残喘,瞬间就会把所有光彩全部堆涌,像瀑布,又像夏天骤雨。我当时被深深震撼,您知道,艺术创作也需要机缘触发,方得最好状态。”

问他当时有无拍照,他说没有,只在树下,被这样的景观所感动,然后有了《黄金急雨》。

“黄色是中国画中,相对难驾驭的一种颜色”,他说。继续在展厅中导览走过,见一幅以黄金箔为底所作的《荷》,清秀之外还有一种雍容新意。“**笔墨是中国画的核心,而我在持续地进行材料和笔墨技法的碰撞创新。我们知道,谈起中国画离不开南北宋画学,从双钩分染法,到后来以清代恽南田为代表的没骨法,再到居廉居巢进一步创新的撞水撞粉以及重彩等技法,所有的传统技法带给我们的,是对‘艺术的自然’越来越趋近的表达能力。**”

“同时,居廉居巢给到我们的启示,是扩展了我们的想法空间,‘原来这样(那样)也可以’。材质和颜料的碰撞,是如何创作新的形式与肌理,多年以来,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试验和突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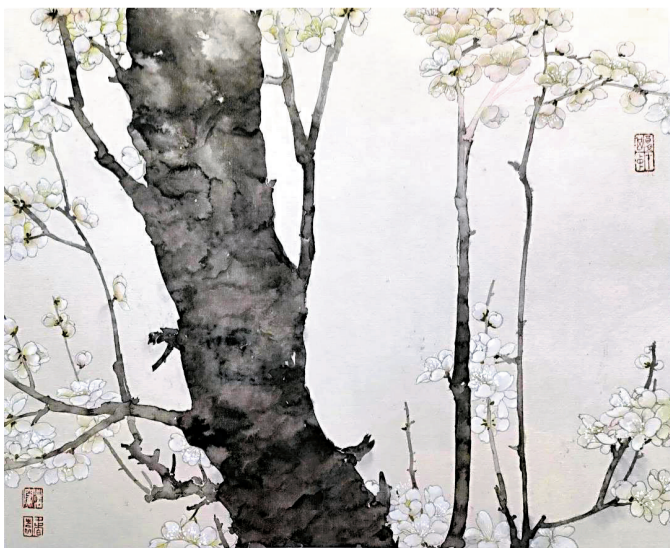
他发现,材料的运用,是极大的探索空间,除了传统材料,还有在当代新材料之上,结合水、空气、湿度、不同颜料及其不同重量,创造出来的画面呈现,精彩纷呈。必然性与偶然性,他给了这两者充分的展现空间,并创造出自己独有的蕴含情感哲思,又是对传统承继之下大胆突破的绘画技法与色彩语言。



黄浩深 飞鸟美人



黄浩深 沁芳



黄浩深 魂洁



黄浩深 足迹



黄浩深 荷

## 个人简介



### 黄浩深 中国画画家

家,十香园居士传承人之一,十香园艺术草堂主持,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,中国致公党广东致公书画院副院长,广州市海珠区文联副主席、美协副主席。



黄浩深 黄金急雨